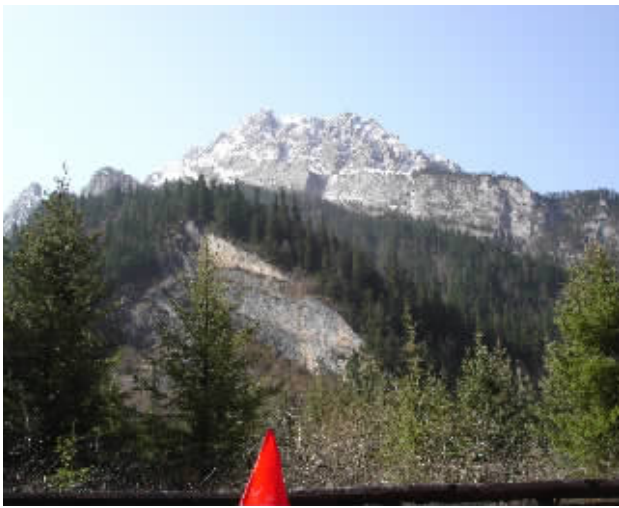


仰望雪山



就是今天我眼里的岷山。

旅伴们急不可待地纷纷下车,或紧裹大衣,或戴上帽子,携带自己的“长枪短炮”,奔跑着去寻找最佳的视角,尽最大努力记录下这值得留念的一刻。

仰望雪山如仰望伟人,遥想当年红军长征翻越此山时,毛泽东第一次看见雪峰如海,莽莽昆仑近在咫尺,一股帝王之气顿化为万丈豪情,自他的胸中奔涌而出:“横空出世,莽昆仑,阅尽人间春色……”,“飞起玉龙千百万,搅得周天寒彻……”。

翻越千里岷山之后,红军迎来了胜利,毛泽东没有成为第二个石达开,千里岷山见证了这一段辉煌而光荣的历史。

仰望雪山如仰望红军,红军队伍似滚滚铁流,穿越于岷山的

群峰峻岭之间,金沙江,大渡桥,腊子口,前仆后继,血战二万五千里。一将功成万骨枯,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创造胜利,换来了今天……

仰望雪山如仰望历史,中国革命成就开天辟地的建国伟业后,却没有能够逃脱那个“飞鸟尽、良弓藏,兔死狗烹”的历史怪圈,多少同患难、共生死的战友,恩断义绝,反目成仇;多少当年叱咤风云的英雄战将遭诬陷,受迫害。太平天国的历史悲剧在10年“文革”的浩劫中反复重演。唯有这远在红尘之外的岷山雪峰恍如昨天,伟岸、美丽、洁白,象征着真正革命者的坚贞情怀和不朽人生。

仰望雪山,我热血沸腾,不禁潸然泪下!

只因有了你们

过的18人漠视,而后因抢救无效惨死。生她养她的母亲是如何的痛彻心扉,我能感同身受,但不能理解的是路人的无动于衷。周国平曾说过:“真正可怕的不是瘟疫,而是麻木。”真正杀死小悦悦的,正是人心的麻木啊。

很多年前曾看过张晓风的一篇散文《我交给你们一个孩子》。这是一个母亲对儿子进入社会的恐惧和希望:“我把他交给马路,我要他遵守规矩沿着人行道而行,但是,匆匆的路人啊,你们能够小心一点吗?不要撞倒我的孩子,我把我的至爱交给了纵横的马路,容许我看见他平平安安的回来。”“学校啊,当我把我的孩子交给你,你保证给他怎样的教育?今天清晨,我交给你一个欢欣诚实又颖悟的小男孩儿,多年以后,你将还我一个怎样的青年?”“世界啊,今天早晨,我,一个母亲,向你交出她可爱的小男孩儿,而你将还我一个怎样的呢?!”可能是爱之甚,

恐之深的缘故吧,母亲自然地把自己处在卑微的位置,祈求着上天祈求着社会,让她的孩子能平安、健康的长大。

我,同样作为母亲,在孩子上幼儿园开始,时刻恐惧着这种危险的存在,我失眠,我害怕。不敢出差太久,超过5天就牵挂着孩子;不敢早于他们睡觉,怕他们学习有疑问,需要帮查资料,只是为了让他们节省时间,能早点完成作业;怕他们肚子饿了,要做夜宵,怕被子厚了、薄了……孩子,只因有了你们,我变得敏感,患得患失。

似乎是转眼间,孩子长大了,读高三了。现在,女儿清秀精致,修长苗条;儿子俊朗阳光,幽默风趣。早上,我仔细地拍下他们吃面的照片。镜头里,他们绽放甜蜜的笑靥,似秋日的繁花,落入我的眼眸,将绚烂我一生的时光。片刻间,温柔的幸福感充盈着心胸,久久无法消散。只觉时光太短,记忆太长。

螳螂的眼睛会变色

深秋,清晨,寒风。

我醒来,坐在床上皱眉安排着一天的工作。妻子走进,照例忙个不停。

昨天保姆回家了,她带儿子。年轻的母亲和年幼的孩子挨在一起,总会演绎出许多动人的故事。

妻说:“昨天,带宝宝去登万松山了。”

“哦。”

“宝捉了两只螳螂。”妻轻笑起来,“他还说,妈妈,螳螂怎么那么多呀!”

我微微一笑,眼前出现一幅有趣的画面:5岁的儿子蹲在草丛间,目不转睛地盯着一只碧绿的螳螂,壮着胆儿,待机伸出小手……那时,天是蓝的,山是绿的,一个小男孩是专注的。

儿子喜欢小动物。外出旅行,他会随身带着孔雀鱼,有事没事看上几眼;买来做菜的鲫鱼,他会捞起一条养在脸盆,有滋有味地看上几周;菜叶上的小青虫,他会小心地捉下,任它在自己又白又嫩的小手上爬来爬去,还对我炫耀:“这是我的好朋友。”

或许,每一个娇嫩的生命面对另一个娇嫩的生命,都会油然而生一种天然的默契与怜爱,他们相互吸引,相互关注。

妻说:“今早起来,宝说,妈妈,螳螂的眼睛会变色的。昨晚是黑色,现在是绿色……”

“啊?!”我猛然回过神来,“不会吧,有这种事?”

妻笑了,“是啊!我也不相信。他还特意拿了一本书,证明给我看。”

“书?”“就是我们网购的那60多本科学类小图书中的一本,讲昆虫的。”

我兴致大发,急急跑过去,想问个究竟。儿子正坐在书房里玩电脑,不知又在鼓捣什么。“儿子,螳螂的眼睛真会变色吗?”儿子转头瞥了我一眼,将头埋在键盘上,低声嘀咕道:“这都不知道,笨!”然后,又自顾自地玩开了……热脸贴在冷屁股上,我只好笑笑离开,还要赶上班呢。

路上,我不禁自问:我是在农村长大的,少时,成天在草堆里打滚嬉戏,居然不知道螳螂的眼睛会变色,儿子是怎么知道的?他是先看书,知道了这个知识;还是先看到这种现象,又想起了书上的知识呢?也许,他捉螳螂就是为了看看螳螂的眼睛会不会变色吧?无论是发现,还是验证,都令我无言欣喜。

一只螳螂的眼睛,仅仅几毫米见方,儿子敏锐地观察到了,那需要多么纤细的心,多么敏感的爱呀!一个能够细心审视螳螂眼睛的孩子,或许有一天,也能够多情地对待天

地吧!

来到办公室,一坐下,我便打开电脑上百度搜索:“螳螂的眼睛会变色?”

果然,资料显示:螳螂的眼睛是由成千上万个单眼组成的复眼。晚上,为适应环境,螳螂的每一个单眼都要进入更多的光线,像人眼放大瞳孔一样,螳螂的每一个单眼就变成黑色的,整个复眼看起来也成为黑色。白天,为了光线少进入,瞳孔就会缩小,黑色的瞳孔也变小,单眼不再变黑,所以螳螂的眼睛就变成灰绿色了。

我盯着电脑屏幕上螳螂的照片看了许久,儿子的确是对的,真好!

这时,手机响了,一哥们发来短信:唉,今晚又加班了,股市又大跌了,真没劲。

我故意牛头不对马嘴地回了一句:告诉你一个秘密,螳螂的眼睛会变色。

不会吧?!

真的。

那哥们居然急急地打来电话,询问详情……那一刻,他急切地像个五六岁的顽童,充满好奇、惊喜、童心,把工作的压力,投资的亏损,全忘了。

放下手机,我不禁哑然失笑:或许,过一会儿,哥们又会想起工作和投资的重重压力,但至少这一刻,他全然忘记了。成人的生活太功利,始终盯着“宏大有用”的东西,差点窒息,比如工作、升职、成败、荣辱;却常常忘却身边“微小无用”的事物。其实,宏大有用的,就一定有用吗?微小无用的,就一定无用吗?

牛顿在苹果树下发呆,结果发现了万有引力;瓦特盯着烧开的水锅,结果发明了蒸汽机;达·芬奇画鸡蛋,结果画出了不世天才;李白深夜望月,结果留下了千古名篇……而那些为名为利为地位蝇营狗苟者,如今在哪里呢?!

当然,忙碌终究是成人的主调,好玩毕竟是儿童的本性。儿子观察到螳螂眼睛的变化,并不意味着一定能成为怎么样的人。我只是希望,那些忙碌的成人朋友们,有空时能慢下来,捡拾丢失的童真,擦亮蒙垢的童心,哪怕坐在树下发一会儿小呆,站在窗口听一阵雨声,仰望天空看一会儿云朵也好……那样,当我们站起身来,赶赴前路时,一定会走得更从容,更自在,更淡定……

突然想起,清代名士李渔写在兰溪一亭子上的楹联:

名乎利乎道路奔忙休碌碌,来者往者溪山清静且停停。

那道路旁、溪山间的草丛里,一定也藏着几只眼睛会变色的螳螂吧。

雕花木梳

木香散发了千年

淡淡悠远到今日

雕花与线条

探进哪家女子的心事

红颜掩于流水云发

细细梳齿缠绕了柔情万缕

晨夕间

牵扯出多少悲喜

聚散如烟雨

于发间穿行

几番纠结滑落

回回牵绊

理顺了三千发丝

理不清的是谁的思绪